

语法修辞津语

吕叔湘 朱德熙 著



语法修辞读话

吕叔湘 朱德熙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沈云瑞

语 法 修 辞 讲 话

吕叔湘 朱德熙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1 印张 230 千字

195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2版

1979年8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数：380,001—680,000 册 定价 0.74 元

出 版 说 明

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。学习革命理论，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体系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极大地提高青年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，成为青年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。为了适应青年学习的迫切需要，我们决定出版一套《青年文库》。

《青年文库》包括哲学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读物。它以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，力求比较系统地、通俗地、简明扼要地介绍各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，帮助青年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，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

再 版 前 言

《语法修辞讲话》1951年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，第二年出版单行本。在当时，在初学写作者中间普及语法修辞常识，减少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，这本书起过一定的作用。同时，它的缺点也渐渐被认识出来，因此，1954年以后就没有再印了。

这本书的缺点有“过”与“不及”两方面。“过”是说这里边有些论断过于拘泥，对读者施加不必要的限制。“不及”又有两点：一，只讲用词和造句，篇章段落完全没有触及；二，只从消极方面讲，如何如何不好，没有从积极方面讲，如何如何才好。这样，见小不见大，见反不见正，很容易把读者引上谨小慎微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路上去，然而大家知道，这样写文章是不可能写好的。

这本书停止重印之后，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，不止一次向我们建议修改再版。我们终于没有动手修改，是因为经过认真考虑，认识到这不是小修小改可了，需要大修大改，最好是另起炉灶，重写一本，而我们两个当时都没有条件做这项工作。我们说，等等看吧，也许不久就有更好的书来代替。一等就是二十多年。语法修辞、作文指导之类的书出了好些，也都各有优点，各有用处，但是可以完全代替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的好像还是没有。于是出版社又来商量，说是很多读者要求重印。我们想，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书讲写文章的道理，从正面讲，从大处讲，那么，作

为跟这些书相配合，把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稍稍修改，重新出版，也许不至于再产生当初曾经有过的副作用吧。这样，就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议。

修改的范围不大，主要是换掉一些例句。原来的例句大多数取自当时的报刊，现在有不少过时了。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，显然是不可能，只能把少数非改不可的例句改掉。第一讲里的语法概要有不少地方跟现在通行的体系不一致，为了避免牵动第二讲以后的用语，没有修改。例句之外，个别论点也有删改，总的说来不多，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里边可能还有些议论失之于苛细，我们相信读者能够领会全书总的精神，而不以辞害意。

这个讲话当初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时候，前边有一段引言，后来出单行本的时候扩充成一篇序。现在把原来的引言稍加修改，还印在这里。

此外要说明的还有两件小事情。一，为了使读者对于例句之为正为误能一望而知，从第二讲起，凡是正确的句子，在头上加“。”号为记。二，这次重印时保留原来第二讲至第六讲的习题，供读者指摘并改正其中的错误，作为一种练习。要注意的是：一句里可能不止一处有问题，也可能有正文里没有讲到的，也可能有超出本讲范围的；一句句子可能有不止一种修改法。

本书的修订工作是由北京大学陆俭明和胡双宝两位同志担任的，我们在这里致以谢意。

吕叔湘 朱德熙

1978年6月15日

引　　言

这个讲话共分六讲：（1）语法的基本知识，（2）词汇，（3）虚字，（4）结构，（5）表达，（6）标点。第一讲是个序论，以后几讲分几个方面进一步讨论。第一讲专为初学者说，已经有点语法知识的读者可以不看。可是也不妨看看，因为里面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意义也许跟他原来所了解的有点不同。并不是我们故意要立异，只是因为语法学者中间还缺少一个“共同纲领”，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头有所取舍。这个讲话的大纲是经过几度修改的。最初打算只讲语法。后来感觉目前写作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修辞上的问题，决定在语法之后附带讲点修辞。等到安排材料的时候，又发现这样一个次序，先后难易之间不很妥当，才决定把这两部分参合起来，定为六讲，如上面所记目次。但是修辞部分只限于句子范围，并且以消极方面为主。这当然不够全面，但是和语法放在一块儿讲，恐怕以有这样一个界限为宜。

要让这个讲话联系实际，就免不了有所批评，有所批评就得有个标准。可是活的语言总是经常在变动之中的，书面语言变动得快一点，多一点；口语变动得慢一点，少一点。因此显得很分歧，很不容易定出一个标准。一般地说，我们应该拿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做基础，适当地吸取外国语的语法规律，用来增加我们语言的严密性。文言成分，在用汉字写文章的今天，不仅还不容易完全避免，而且有时对于现代语的表现力也还有点贡献。但是这里也是

很容易出偏差的；除了应用文言本身的规律来批评，还要考虑它跟整个语句调和不调和。我们的评论竭力求其不偏不倚，不武断；甚至有些地方只是提出问题，不断语，让大伙儿来讨论，来解决。即使这样，恐怕还是难符合每个人的意思：也许有人以为太苛刻，也许有人以为还不够严格。我们欢迎读者指教。

因为这个讲话侧重在应用方面，所引的例子，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要比正确的多得多，竟可以说是不成比例。这是因为表达一个意思，正确的格式屈指可数，而错误可以“百出”。比如说，一般句子都有主语，主语都和谓语配合，这是几句话就能说完，几个例子就能证明的，可是在这上头出毛病的很多，就不能不多举些例子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很容易使初学的人畏首畏尾，提起笔来不敢写下去。这是不必的。只要写的时候留意一点，写了之后再检查一下，自然能减少错误。久而久之，成了习惯，也就不觉得拘束了。

还可能有一种和这个正相反的反应。看了我们的讲话之后，发现有些名家的文章里偶然也有类似这里所指摘的情形，于是就认为这些规律都是庸人自扰，没有理会的必要。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。古今中外的名作家，文章里有小毛病的，不乏其例。他们能够成为名作家总有可以叫人佩服的东西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小小失于检点是不必太计较的，这就是古人所说“不以一眚掩大德”。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“大德”，不是他们的“一眚”。初学的人是不能拿名家的败笔来做自己的借口的。

我们的例句的来源，有一般书籍，有教科书，有报纸，有期刊，有文件，有文稿，有通信，有大、中学生的习作，

我们没有详细注明出处。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，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省点篇幅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出版的书刊无穷，我们的见闻有限，要是注出书刊的名称，可能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，以为只有这些书刊的毛病最多，而实际上这些书刊也许还是水准较高的。这是指错误和有问题的方面。正确的例句，有些是从现成的文章里引来的，都只注作者，不记篇名。有些是极普通的格式，没有引证的必要，就自己拟一句，不注什么。

引来的文句，凡是不太长的，都引全句。但为篇幅所限，也为了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，有时候不得不删去或前或后的一部分；除非有必要，都没用删节号。现在的文章里，句子都很长，往往可以分成好几句，我们节取的多半是可以独立的。其次，一个句子往往同时有几个地方有问题，我们不得不挑出一个来归在某一类问题里讨论，可是也许会使读者误会这个句子的其它部分没有问题。我们的办法是：书刊里的例句一般加括号作附带说明；有的就略过不提，我们相信读者是会发现并且改正的。至于文稿和习作的例句就把无关紧要的错误改正，留主要的一个讨论。

最后，说几句可以说是题外也可以算是题内的话。说话和写文章是互相影响的。现在听人在集会里讲话，许多遣词造句欠妥的地方好象都跟时下文章相同，甚至变本加厉。听惯了这种话，写文章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的在笔下流露。这真是“耳濡”和“目染”交相为用了。因此，我们想，写文章的人多推敲推敲，会减少许多人说话的毛病；而说话的人稍为留心一点，对于学着写文章的人也会有点好处。

目 录

第一讲 语法的基本知识	1
一 说明“语法”(1)	二 从字到句(4)
三 词类(8)	四 句子的成分(12)
五 附加成分、联合成分、同位成分、外位成分(18)	
六 复合句(23)	七 长句举例(26)
第二讲 词 汇	29
一 词性(30)	二 词义(36)
三 同义词(40)	四 词的配合(43)
五 几个常用的词(49)	六 文言词语(56)
七 生造词语(60)	八 简称(60)
第三讲 虚 字	65
一 代词;“们”(66)	二 数量、比较(69)
三 “的”(72)	四 “和、跟、同、与、及、并”(75)
五 “着、了”(81)	六 “把、被”(85)
七 “对于、关于”(90)	八 “在、从、当”(97)
九 “因为、为了、由于、结果、使”(105)	
十 与否定和疑问有关的虚字(113)	
十一 其他虚字(116)	十二 文言虚字(120)
第四讲 结 构	129
一 主语(130)	二 宾语(136)
三 表语(140)	四 附加语(144)
五 词语的次序(150)	六 主谓短语(156)
七 外位成分和类似的现象(159)	
八 分合和插说(163)	九 结构混乱(168)

第五讲 表 达	178
一 逻辑(179)	二 费解(183)
三 歧义(194)	四 堆砌(199)
五 重复(203)	六 烦冗(210)
七 苟简(215)	八 层次(219)
九 修辞杂例(229)	
第六讲 标 点	235
一 句号、逗号(236)	二 顿号(247)
三 分号(253)	四 冒号(258)
五 问号、叹号(264)	六 引号(268)
七 括号(275)	八 破折号(280)
九 省略号(289)	
十 分读号、连读号、专名号、书名号、着重号(293)	
十一 行款(295)	
习 题	301

第一讲 语法的基本知识

说明“语法”——从字到句——词类——句子的成分
——附加成分、联合成分、同位成分、外位成分——
复合句——长句举例

一 说明“语法”

为什么要学习语法 这个讲话的目的是帮助学习写文章的人把文章写通顺。（不说把文章写好，因为要有好文章必得先有好内容；这里只是就使用语言说话，所以只说是把文章写通顺。）要把文章写通顺，需要有些关于语法的知识，所以先在第一讲里把语法的内容说一个大概。有人会说：“语法是一种专门的学问，我们不想当专家，你能不能不讲语法，只告诉我们怎样把文章写通顺呢？”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话就得稍为说得远一点。

早先的人学写文章的办法是熟读古人的文章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，”这句话学诗的适用，学文章的也适用。熟能生巧，这个方法的确也有点效验。但是现在学习的条件不同了，这个老办法就不适用了，至少是不完全适用了。学习条件怎么不同呢？第一，从前学写文章是少数人的事情，而且这少数人也不必学别的，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花上十年二十年的功夫；现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文章，而且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学习，谁也不能在这一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时间，熟读几百篇文章就难于办到了。

第二，从前人读的都是经典著作，广博一点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可以琳琅满架，简陋一点，也还有一部《古文观止》；而且阅读的只有这些书，不大会接触到不通顺的文章（在雕板印书的时代，不通的文章是不大有机会刻出来的）。现在就不然了。我们每天看书、看报、看杂志，看的东西很多，而这里面往往瑕瑜互见，扑朔迷离，叫人对于文章的好和坏、语句的正和误，不容易有正确的认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熟读唐诗三百首”的老办法自然就难于适用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得养成一种鉴别好和坏、正和误的能力，然后阅读的时候才能判断别人的文章哪些地方可以取法，写作的时候才能检点自己的文章哪些地方应该修正。这就不得不有点语法和修辞学的知识，而这两者之中，又应该先从语法入手。

要讲语法，就离不开一些术语。术语是一般人最讨厌的，可是事实上少它不了。比如说，我们谁都愿意身体健康，不生毛病；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学习生理学和营养学。可是要讲生理学，第一步就得知道身体里面各部分的名称；要讲营养学，第一步就得知道食物里面各种成分的名称。讲语法也是如此。要是一个术语也不用，有许多事情要说得很罗嗦，有许多事情简直说不明白。这里有一个句子：

编辑人经过这一番繁琐的检查工作，不是白费的。

这个句子在语法上有毛病。作者把“编辑人”放在主语的位置上，但是没有给它安排一个适当的谓语，“经过”在这里只是一个副动词，不能做谓语的主要成分。底下“不是白费的”又没有适当的主语，如果说主语是“检查工作”，那又已经做了“经过”的宾语，不能两用。这样一说，就把它毛病指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不用“主语”、“宾语”、“谓

语”、“副动词”这些名称(它们的意义底下要分别说明),就很不容易说明白。所以我们要请求读者耐烦点,把这数目并不很多的术语记住,并且把它们的意思弄清楚。

“语法”和“文法” 我们猜想,读者脑子里已经有一个疑问:平常老听见人家说“文法”,你这儿又讲什么“语法”,这到底是一个东西呀,还是两个东西呢?要是两个东西,那又怎么分别呢?我们的回答是:是一个东西。你要问:为什么又有两个名字呢?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文章跟说话分了家,大家觉得只有文章要讲究怎么做得好,说话是可以马马虎虎的。语法这门学问从外国传进来的时候,大家就管它叫“文法”。现在知道写文章跟说话本是一回事,内中说话尤其是根本。因此,与其管它叫“文法”,就不如管它叫“语法”了。

又会有人说:原先以为写文章跟说话不同,所以要学习“文法”。既然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,难道我还不会说话吗?我就照说话的样子写文章,又何必学习什么语法呢?这个话基本上是对的,可是不完全对。不错,语法无非是从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一些纲领。可是这是从大伙儿的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共同纲领,你、我、任何一个人,说话不留心的时候都难免有违背这些纲领的地方。所以,就拿说话来说,语法也还是值得学习的。再拿写文章来说,写出来的文章该说得出口,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原则;许多文章读起来不能上口,这是不对的。可是这两件事情中间还是有点差别。我们日常说话,多半只用些简单的,甚至不完全的语句,常常重复,不大去组织它;而文章,尤其说理的文章,要用比较经济的方法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,语句的组织也就跟着复杂起来。在这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

中，就容易犯错误。所以写文章比说话更需要讲语法。

语法是什么 语法的范围是很明确的。欧洲人讲他们的语法，通常包括两个部分，词的形态变化和造句的方法。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，所以汉语的语法只有造句法这一个部分。要再分，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这两部分，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，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。

语法不是什么 可是在一般人心目中，“文法”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几乎无所不包。为了让大家对于语法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，我们再说一说语法不是什么。第一，语法不是文字学，不管白字、别字、以及古体字、简笔字这些个。第二，语法不是修辞学，它只管虚字的用法，至于一般有实在意义的词儿用得对不对，例如“吃饭”的“吃”，它是不管的。它只管句子的结构对不对，至于句子的灵巧或笨拙，干脆或罗嗦，它也不管的。例如“困难依然是有的，需要继续进行努力才能予以克服，”这在修辞学上是不好的（“进行”和“予以”都可以取消），可是在语法上不能说是有什么毛病。第三，语法不是逻辑，虽然实际上离不开逻辑。例如“学习有态度与方法之分”，句子的结构是完全正确的，只是事理上讲不通，就是不合逻辑（等于说“写字有笔和纸之分”）。我们写文章，不能不讲语法，也不能不注意修辞和逻辑。至于字要写得对，那是更不用说了。

二 从字到句

句子是什么 一般语法书上说，“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。”这个定义很有用，可惜不周密。一方面，

有些句子并不具备这两个部分；另一方面，具备这两个部分的也不一定都是句子。因此，好些语法学者想法给句子找个周密的定义，比如说，“句子是相对地完整而独立的语言单位。”“完整”是指意思方面，“独立”是指运用的时候能单独站住，不必添什么。例如“那是人民日报”，意思完整了，也能单独说出去，使对方满足。可是这完整和独立是“相对地”，因为只有回答人家的问话“那是什么报？”的时候，“那是人民日报”才能叫人完全满足。要是你凭空来个“那是人民日报”，人家是估料你还有下文的，比如“你要看不要？”之类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“那是人民日报”就不是绝对地完整而独立了。这种定义，周密是周密得多，可是又没有多大实用价值。

句子的定义虽然很难下，句子是怎么个东西却并不难从具体的例子来认识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这个认识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，句子这个概念一向很模糊，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也往往就在这个上面出毛病。我们平常说的“句”，意思很笼统。我们说，“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，”结果这句话可能说上五分钟，这里的“句”比语法里的句子大得多。可是我们又说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？”是两句话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是两句诗，这里的“句”又比语法里的句子小得多。表现在我们的文章里，好些句子的结构还不完全，可是作者已经圈断了；或是，更常见，一口气写下百儿八十多个字，明明可以分成几个句子，可是作者一直都只用逗号(，)隔开。所以，把句子的性质弄清楚，对于我们是十分需要的。

简单句、复合句、分句 让我们还从上一节头上的定义出发，“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。”例如“我

们必须克服困难”，这是一个句子，“我们”是主语，“必须克服困难”是谓语。同样，“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”，这也是一个句子。那么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，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”，这是一个句子还是两个句子呢？这是一个句子。这是一个“复合句”，是由两个简单的句子拼起来的。原先那两个句子，就它们的内部结构说，我们管它叫“简单句”，就它们作为复合句的部分说，我们管它叫“分句”。

是不是所有的简单句都能随意拼凑成复合句呢？不成。要看它们的意思是不是密切关联。比如“我看的是人民日报”跟“你看的是光明日报”可以合成一句，跟“他不爱看报”就合不到一块儿。读者每天看书看报的时候，可以注意那些复合句，看它们里头的分句是不是密切关联。有些句子是很松散的，是可以分成两句甚至三四句的。

句子形式 在上一节的例句里有“自己不懂”四个字，也能分成主语“自己”和谓语“不懂”两部分，这算是句子不算呢？这不算是句子，因为它被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头，作为那个句子的一个成分。它跟分句不同，分句是半独立的，它是完全不独立的。我们管它叫“句子形式”，意思是它只有句子的形式，没有句子的作用。一个句子里头包含一个或几个句子形式，还是一个简单句，不算复合句。

“自己不懂”是“东西”的附加语，用“的”字连接。句子形式还能做别的成分，如“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情”里的“中国人民获得解放”，“我们坚信帝国主义终将被埋葬”里的“帝国主义终将被埋葬”，都是句子形式，前者是做主语用的，后者是做宾语用的（第四段里讲）。

字和句之间——词、短语 句子是字积累起来的，写在纸上是这样，说在嘴里也是这样，这都不用细说。可是